

边看边聊

想起来去年在台北圆山和朋友的朋友们吃过一餐饭,讲笑间我发现身边落座了一个中年人。因为实在不相熟,又突然有点尴尬,我问,“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眼熟,你是演员吗?”我真的是随便问问。然而他却说,“对啊。”

我吓了一跳,只好再度很认真看他,发现他真的一个演员。虽然记不清楚他到底演过些什么戏,但是我小时候一定看过很多……只记得他年轻时还蛮帅的,可惜那时候并不太流行长得好看的男演员。于是我说,“你年轻时肯定很帅啊。”他说,“嗯,但是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。”他还叹了口气,这很有趣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后来我们聊起来,他从我手机给我看了差不多200张自己从前的照片以及和很多大演员的合照。我不太清楚他原来到现在还在拍戏,于是就问,“你最近都拍些什么戏呀?”他说,“前年杀了一年鬼子。每一个戏都在杀鬼子,真的太无聊了。”

我不知道要怎么接话。因为我这样的民众,对于演员的群体是很陌生的。甚至胡思乱想,觉得他不演戏的话,在生活中认认真真当个很帅的人大概会更开心一点、好运一点。这令我想起,我曾在台北时的一件小事。我和学习古代戏曲的朋友坐车回木栅,台北的冬天总是泡在水意里,日日大雨缠绵,每个湿漉漉的人都显得狼狽。在公车上,我们看到了一位从大陆去台湾

我是台湾人,今年的春节在上海过。

上海人过年似乎都要吃春卷。菜市场总有一摊专做春卷皮,现做现卖,

从一大清早做到夜落低垂,过年期间从不休息,据说,因为一整年的生意大量集中在这几天。

我不赖床,起得早,太太遣我去买春卷皮,以免太晚了大排长龙。我谨记叮咛,七点不到就匆匆出门,三步并作两步走。赶到摊位时,前面只有两个人,我脚步放缓,松了一口气。

店面局促,没有招牌,只见一块简陋的三合板,上面漆着手写的“春卷皮”三个大红字。一口直径二尺的圆形平锅矗立在门前,老板娘手抓白皮的软弹面团,先在空中甩呀抖的,然后谨慎地在铁锅上抹成一个小圈,结束时手中的面团拉成水滴状,另一端还顽固地粘着铁锅,难分难舍。

老板从烫手的锅面掀起薄如纸的春卷皮,移到一边的电子秤上。老板娘才抹好,下一秒老板就熟练地掀起,一张一张地往上垒,直到我要的一斤。老板捧起这叠春卷皮,平放在开口的塑料袋里,嘱咐我要打开透气,不可封死。

回到家,太太要我把握这黄金时刻,把春卷皮一张张地撕开来,以免冷了全黏成一团。春卷皮粘得紧,看似密不可分,然



工作的昆曲演员。“一个柳梦梅下班了。”我对朋友说。其实我们刚看过他的戏,她也很感慨,“这么大的雨,一个异乡人,也不知道这些年有没有习惯。”台上台下。

上个月去江西开会的时候,我也遇到了一些戏曲演员,同样很新鲜。因为走了太多路,一个京剧演员的鞋带散了,我提醒他,于是站着他抬起了脚。我太惊讶了,他问

梦里多歧

张怡微

“你笑什么?”我说“我们一般蹲下来系鞋带。”他也笑了,说,“我们都这么系鞋带。”舞台上的功夫,无声无息地蕴藏在身体中,进入了日常生活,像柔软的屏障,区分着我他他,其实也区分着迥然不同的命运。

时易世变,当我们谈论仿佛最熟悉的流行文化时,我们其实对它了解得很少。当我们很难脱口而出诸如《天涯歌女》、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、《夜上海》的词曲作者时,我们的情感生活里却写着它流淌过的记忆。如我们小时候喜欢的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被翻拍又惹出新闻,最终悄然隐身于一代人的记忆,然而亚视已经不在。上世纪90年代,编剧还写过《南海十三郎》,拿下金马、金像奖,对人物处境的刻画非常娴熟,就连配角都处理得生动活泼。想到下个月,话剧《南海十三郎》就要来上

而总能峰回路转。我耐住性子,找到两张之间的小空隙,缓慢而匀力地扯,难题一一破解,最后任务圆满完成。

隔天,太太备妥了黄芽菜、猪肉丝、冬笋丝、香菇丝,先分别炒熟,混在一起再炒一次,放冷了之后作春卷馅。她拿出春卷皮,把适量的馅料摆在中间排成一字形,折起两端,再将之卷起,沾水粘好,成为长约二三寸的扁圆桶状。夹馅、折边、卷皮、沾水、黏合,这道工序不断反复,才半个小时景,内人就做好了几十个春卷,层层堆叠,像座金字塔似的。

时间到了,内人开小火起油锅炸春卷。在筷子不断地翻搅下,一条条颜色金黄、香喷诱人的春卷就端上了餐桌。一口咬下,外酥内软、热腾腾可口,让我直呼过瘾。蘸点铁锅,难分难舍。

老板从烫手的锅面掀起薄如纸的春卷皮,移到一边的电子秤上。老板娘才抹好,下一秒老板就熟练地掀起,一张一张地往上垒,直到我要的一斤。老板捧起这叠春卷皮,平放在开口的塑料袋里,嘱咐我要打开透气,不可封死。

还记得去年夏日,我顶着高温去参加她的手绘工作室“造梦所”的开张情景。80后的Doris是朋友的女儿,从小喜爱绘画,学的也是美术专业。她的梦想是爱好与职业融为一体,还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Doris。为此朋友很不屑,说伊就是做梦啦。可那天女儿的工作室开张,我看朋友跟着做小工,忙得不亦乐乎。

Doris 捋捋一头卷曲的长发,开始了优雅的开场白,但说

海巡演了,我很快买了票。“心声泪影女儿香,燕归何处觅残塘。红绡夜盗寒江雪,痴人正是十三郎”。轻狂无限好,但总有一天“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”,才会略懂台上台下,梦里多歧的道理。

因缘际会,前两天重看了电影《梅兰芳》。热潮过去已久,反而能呈现出更为朴素的面貌。这部电影除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之外,其实十分感人。梅兰芳终于自知戴上了“纸枷锁”,想起童年里大伯写给他的一封信。信上说让他一定要改行。可气盛少年时的他怎么会愿意。大伯又说,你这样的性格也许不会改,那就尽量给我们这行挣点尊严。

这封信贯穿电影始终,像幽灵一般匍匐于梅兰芳的生命。他看了很多遍,却从未对此有过直接的回应。这一生,爱他的人好像很多,身边从来没一个人真的不为他想又真的在为他想。尊严是用自由挣来的。这样事和谁细讲。

上周在台北做文学活动时,导师们在最后作总结,多少提到了文学这个行业,有梦是好的,但钱也是要紧的,鲁迅先生的老生常谈,对立了梦与钱的关系。

实际上,我觉得更严酷的并不是梦与钱的对峙,而是台上与台下,是无涯的艺术与无尽的日常。所以最后,我说起了这封信。说有机会的话,不妨可以改行,但如果一定不想做别的事了,那就好好做,尽量给我们这个行业挣一点尊严,不要叫人家看不起。

在北京秀完书法,“小李”之称就算得到了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同志的正式认可。

最早在八卦杂志上看到小李变成肥李的图片时,电影《荒野猎人》的消息还没有放出来,文字说明给他贴的还是生活荒淫无度身材完全走样的标签。对此,我以最大的善意认为,从魅力天下无双的盖茨比突然变身肥厚臃肿的痴线大叔,大家感情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也是情有可原。何况很多人还是耿耿于怀地惦记着泰坦



尼克号上的穷小子,那反差自然就更大。形体与

人生处处有课堂

李道权

迥然不同来形容。在学校他可能是乖乖虎,而在他家里他就是“跳跳虎”:任性,调皮,习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。

孩子除了能自己刷牙洗脸,其他的生活技能都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,孩子居然自己报名他们万航渡路小学生活技能类的“叠被子比赛”。

报名比赛后,孩子非常认真,先是让我们示范怎

面目全非

马塞洛

私生活,这都是公众人物必须付的代价吧——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引进也有18年了,当时看电影的傻小子以及哭得稀里哗啦的傻姑娘们,身材有几个不走样的呢?都有对象了吧?结婚了么?二胎生不生?……

其实,《荒野猎人》中让我最认不出来的面孔,是汤姆·哈迪(那个给他做帮手的小赤佬都很好认——《冒牌家庭》里詹妮弗·安妮斯顿的干儿子,在某集“纳尼亚”也演过后来改邪归正的小坏蛋)。小李增肥、蓄须,和大多数孩子一样,我的孩子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几乎可以用

样叠被子。当天晚上完成作业后,他就不断地练习。而在之后的准备期里,孩子每天早上起床后都不会忘记把自己的被子叠整齐。因为叠被子需要时间,他甚至会提前15分钟起床。更没有想到的是,参加完这次比赛后,孩子真的养成了每天起床叠被子的好习惯。

有道是“播下一个行动,收获一种习惯;播下一个习惯,收获一种性格;播下一种性格,收获一种命运。”相信孩子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应该能学到更多的做人道理。

小时候总是贪心,什么馅都想要,喜欢吃的包更多,最后的结果,不是润饼包不起来,就是勉强包起来却爆馅,弄得润饼开花,自己狼狈不堪,惹来长辈一顿的数落。

台湾的润饼自包自食,丰俭由人,即兴创作。更大的饼皮,更多样的馅料,更自由的搭配。清明时节,家族团聚,一条润饼卷,串起了许多情。

小时候总是贪心,什么馅都想要,喜欢吃的包更多,最后的结果,不是润饼包不起来,就是勉强包起来却爆馅,弄得润饼开花,自己狼狈不堪,惹来长辈一顿的数落。

台湾的润饼自包自食,丰俭由人,即兴创作。更大的饼皮,更多样的馅料,更自由的搭配。清明时节,家族团聚,一条润饼卷,串起了许多情。

人们便约她周末去咖啡馆里画画。泡咖啡馆当然要买咖啡,这家咖啡馆老板也看到了商机,而且他认为手绘是一个时尚产品,留在咖啡馆更能招徕顾客。因此每到周末便索性给Doris留位。那段时期的周末,Doris总是提着画具箱“不是在咖啡馆,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”。久了便在咖啡馆形成了客户群,也为咖啡馆带来了人气。所以那天来捧场的咖啡馆老板说,阿拉和Doris的合作是双赢哦。

而今,社会上有一项专业的孵化工程,是为年轻人提供创业的起点场所。当然,钻进“孵化器”是一种方式,还有一种,就是像Doris那样,跟着感觉走,先下水再扑腾,在游泳中学游泳,在实践中完成孵化过程。创业,要的是敢于尝试。



镇江醋,在微酸之中更觉清爽解腻。

我用筷子夹着香酥烫嘴的上海春卷,心中却想到了双手捧食的台湾润饼。

春天吃润饼是许多台湾家庭的传统,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味蕾记忆。我小时候,家里总要在清明时节择日围桌,自制润饼。

台湾润饼皮的作法跟上海春卷皮类似,口感也

相近,不过却要大上许多。润饼皮一般自己做不到,也要到街上去跟店家买。师傅将面粉加水反复搅拌,打成质韧的面团,抓在手中,旋烙于小平锅上,拭成其薄如纸的饼皮。

吃润饼的餐桌上摆满了丰富多样的馅料,如豆芽菜、高丽菜、红萝卜、芹菜、豆干、笋丝、香菜、鸡蛋丝、肉、虾仁,每年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异,各家喜欢

Doris在咖啡馆结识的客户。见我诧异的表情,来客中一位开咖啡馆的老板说,在工作室开张前,我的咖啡馆就是Doris的工作室,今天来这里的不少客人也是我咖啡馆的客入,这个手绘项目可是在我咖啡馆里孵化成功的。

说起这事,还得追溯到三年前,在一次印度的旅游中,Doris在街头巷尾看到一群从事特殊行业的手绘艺人,一张塑料布铺地,几支圆锥形颜料的画笔,画师们根据游客的喜好,在其手臂手掌或其他部位作画,鸾鸟、孔雀、荷花、人鱼

春嬉 (剪纸) 李守白作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